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卷第三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奏議

乞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

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本傳云始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故童謠云云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吳志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於是改元大赦後不五年晉武帝平吳孫皓降封爲歸命侯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刺史白公湖石記云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

比有一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大抵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歲矣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閉浚至今湖上猶有撩湖一司此錢氏之遺制但名存實亡不自　國初以來稍發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以年譜按之熙寧四年東坡年三十六判官誥院權判尚書祠部以論獄悉時宰不合命攝開封府推官尋乞除外任差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見公墓誌至　哲宗元祐四年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以臺諫發見攻加以臂疾力請補外除龍學知杭州是年七月二日到任見謝表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

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真宗天禧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止採捕朝廷從之故每歲郡人放生于湖上至今四月八日士女闐集靈芝寺綵紡織屬相而放生矣始於欽若此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莊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而濡子可乎鮒魚曰吾得斗升之水即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見雜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李泌字長源所作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見本集六井記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

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藉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課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

脣能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昔得
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
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
十餘万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
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
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
減價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
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
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 二聖既
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弃與久廢無窮之利
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

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其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覧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

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
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賜黄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
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
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論高麗第一狀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与舶客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航海問道自明州因往拜源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往祭奠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帝　太皇太后壽因公不納而連跋奏論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事見墓志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
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

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
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
使者所至圖畫山川私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太
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強足以禍福高
麗若不陰相設計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
士以為深憂自　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
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
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
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
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
穎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乃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
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賫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

闍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疊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本國母指揮令賫金塔二所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頗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

狀朝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
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
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矣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賫金塔祝壽

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毋之意苟簡無
禮莫斯為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
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
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當職員退還其狀云
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
已必云本國遣某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
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
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
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為
可乞賜指揮施行

高麗僧壽介狀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梨
仍諸處等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

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貨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高麗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 皇帝太皇太

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
義只作巳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
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
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
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候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
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臣旣退
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旣是衷私
捨施僧院卽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或使生貪或
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
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巳意度一面不受不奏朝旨不
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聞得惠因院主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

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

義天遂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杭人不少顧曰南山惠因爲高麗寺而准浙官私遍遭擾亂按仍閩高麗人使每至其越七州共費二万四千餘緡而民鬬之費不在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

顔人賫持淨源眞影舍利隨舶船過海是致義天

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

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妄稽自圖

厚利爲國生事漸不可

乞用劉季孫狀字景文世家開封府以郎典擬官少藝季能討文公守余杭日上帶鷹之除知隰州

元祐五年十一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

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圍延州范雍召知慶州劉平來赴援與賊戰三川口平左右耳頸中流矢內侍兵馬都監黃德和部兵遁平轉戰三日救兵不至遂被執平不食罵賊曰狗賊我頸長三尺何不速殺縛我何之力遇害德和教敗卒稱平降詔遣疾稽往訊之具得其狀遂腰斬德和於河中贈平以武寧節度使兼侍中殺前鄰相趙氏封貴使力南陽郡夫人仍錄用諸子

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illegible]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為江東提點刑獄巡歷至饒按行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illegible]所作以季孫對即召與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illegible]

知輕利重義（李孫死之日家无一文但有書三万軸畫數百幅耳）雖文臣中亦未易得況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陲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薦宗室令時狀（令時字德麟元祐中東坡知潁州令時爲簽判喜其才苦爲保字說問陵發常歐陽叔弼晁季從公詩酒勝焦叔陽陳洞庭春色賦皆爲德麟作也）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

毛原（言當時卿士多出於周公召公毛公原伯之後）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史臣稱河間獻王爲大雅不羣而東平王蒼有爲善最樂之語）見兩漢本傳歆向之文（向乃宗正劉德之子歆卽向子皆以文學顯）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唐宗室列傳云國朝宗室推道宗孝恭最賢道宗破突厥走吐谷渾拔蓋牟城孝恭破江陵俘蕭銑擒輔公祏其武略可知）文章如白與賀若（李白興元皇帝九世孫李賀系出鄭王後皆列文藝傳）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宗室宰相傳贊云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有九人焉今以本傳攷之李適之常山王孫李林甫長平王曾孫則用元宗李峴吳王恪孫相肅宗李勉鄭惠王曾孫相德宗李夷簡鄭惠王四世孫相憲宗李程李石皆襄邑王五世孫相敬宗文宗石弟福相宣宗僖宗李回新興王六世孫相武宗）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

養選舉之法（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孫擇其後各一人封國公世世不絶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祖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發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疏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中山靖王勝傳云臣得蒙肺附）已蒙試用者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于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

乞校正奏議劄子 公嘗答俞括書云文人之盛莫若近世然私所欽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宣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繕寫奏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率天下家藏此方人挾此術以待世之病者此仁人君子至情也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子房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智如此然文章无傳焉辯如賈誼而術不疏觀誼治安策其辨可見然欲用三表五餌以制匈奴其術已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如論解蕭復姜公輔趙贊先之類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如請數對羣臣謂誠信不可斯須去身之類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如恍收河中卯請罷兵之類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如請罷瓊林大盈二庫之類至於用人聽言之法如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爲請許羣臣論事之類皆用人聽言之法也治邊馭將之方如論緣邊守備事宜爲論兩河淮西利害之類皆治邊馭將之方也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贄本傳云贄嘗爲帝言今盜遍天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一言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去小人以除民患如論裴延齡姦蠹之類惜名器以待有功如兩論進獻瓜果人擬官之類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

之藥石鍼售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
而復臣等竊退自西閣仰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
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
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本傳云唐因文帝問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魏相條鼂
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本傳云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
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
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
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

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準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深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李廣傳貞數奇言其命隻不耦合也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　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孔融與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祭酒路粹枉

狀奏黜去皆在比海招合走衆欲相不軌及久九列不陛朝儀充巾幟行唐突宮掖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奔市事見後侯本傳

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晉嵇康居貧嘗与向秀共鍛於大木之下以自資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坐呂安累繫獄會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言康欲助毌丘儉反賴山濤不听宜因釁除之帝既信會遂并遇害事見本傳

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淚流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

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朱雲傳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

朝辭赴定州狀公充有定州之命於朝辭日復欲有所論列得旨免朝辭故上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此奏

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上事觀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

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　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若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　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　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而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　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

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
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　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
震見離之道發　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
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
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
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
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
對之故便發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
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
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
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

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棊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見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昔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東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張湯傳博士狄山曰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顏師古曰往來東宮謂諮謀於太后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民侯事見上注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

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
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
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
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
無悔　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
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
觀之　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
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
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前漢藝文志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以通用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以熱益熱以寒增寒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
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
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　陛下輕有改變故極進

此說敢望　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

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

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四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奏議

乞郡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劄子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章疏付有司劄子

乞郡劄子

召試寮明一能戢策題亦載之文其間問兩漢治亂安危之説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等按駁之軾後丐去　上曰豈以臺諫有言故耶自來進用皆是皇帝与　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分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軾拜而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必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 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

退久之諫官御史後有言職亦冊中前請

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公墓誌云元祐元年公爲中書舍人時司馬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 祖宗之世法久多弊故 神宗改爲免役免役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爲出毋多取於民足矣君實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一切以差役代之公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没則又妄意 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 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

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聞見錄云元祐諸賢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王岩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至紹聖初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已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

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牓先言其尖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譏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造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於十夫之手漢諸王傳中山王勝聞樂而泣對上曰夫衆喣漂山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須臾人又告之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見史記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　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　陛下深居法宮之

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加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彊禦自候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至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還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事見本傳凡引據皆是詳明者不復重述它皆倣此讒寬饒者乃執金吾議讒洎者或云褚遂良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構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

度受知於　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所謂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　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為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　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且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臣遂得罪（事備見到黄州謝表中）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為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公草呂大防拜左揆麻云天維顯思拊啓承平之運民亦）

勞山陽關休息之期而趙挺之以為誹謗　先帝則是以白為黑以西為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内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　進止此奏既上元祐四年三月丁亥遂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論邊將隱匿敗亡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

剛褊黑白太明難以勵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
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
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
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
一昨日所讀寶訓（三朝寶訓乃仁宗慶曆中宰臣富弼等所進）有云淳化二
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
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
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
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
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
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
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蹩踣奔逸之憂民之

窮困無聊則有潢池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責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踈遠讒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吴廣已略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史記二世使人案三川守李由與盜通狀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隋書開皇三年隋將賀若弼韓擒虎分兵濟江襲采石進據姑孰後主昏醉不知緣江鎮戍皆潰陳國遂亡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楊國忠傳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万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祿山傳云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後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

張文徽馬按反狀明白告人言者亦必酬與之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元祐二年八月賊擄掠蕃下蕃部人犯鎮戎四寨涇原殺略劉昌祚知鎮戎守張之諫擁兵兩萬七千餘人坐不敢戰數上兵望賊使戶李詐實塞號哭訴戰師詠以物加之不得出獨留五日收三川不敗而去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則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　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至不敢自同衆人若

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　進止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　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才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 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荅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 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

者鄭當時傳云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臣任
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
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之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
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
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
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
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聽士類亦以彰 先帝知
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後
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字持正 神宗朝參政事宅台揆 哲宗即位 宣仁垂簾聽政拜左僕射其弟碩贓敗確謫守安州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

蘇軾劄子奏臣近蒙　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譏諷者（元祐四年知漢陽軍吳處厚繳奏前宰臣蔡確在安州作夏日登車蓋亭詩怨謗　太皇太后且箋注以進后大怒臺諫交攻之後竟貶確新州）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　二

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

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　皇帝陛下見人毀謗

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　太皇太后陛下　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怨謗之言亦於仁政不能無累臣欲望

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　太皇太

右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知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眞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　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俟誅殛取進止

乞將章疏付有司劄子軾請外不已既有杭州之命給事中趙君錫請留之不許已而軾乞以言者所論付外庭辨治不報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

盡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辯但竊不平數年已來親見　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辯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告詞大略云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又云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狀詳論劾蔡確等章疏備見欒城集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撰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

其害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誣謗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辯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 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儒行云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輕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 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

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衊聖明在上瘡
嗚無吉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
盡伏俟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
譏及聖明故不得不辯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
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
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五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奏議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

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師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幼好學從南豐鞏黄游其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未嘗无謂而作樞密章公惇高其義欲求見特薦於朝而終不一往事見後山集序）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非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燕劄子（名頵乃皇叔也）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古注云魏郡內黃縣有戲陽城戲許宜切）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古注云工樂師二曠謂）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古注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

從國君以爲者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杜注云汝不聞是燕作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荀躒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illegible]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朞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居喪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　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燕富公神道碑云至和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illegible]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朞古注云天子絕朞推服三年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朞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

景王乎魏王之葬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為葬期（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為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禋便同已葬也臣竊意 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為當罷只乞自 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論賞罰及修河事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輒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禍當於君可移於相公曰相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其誰以我為君子韋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徙三舍是夕果然事見呂氏春秋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二聖謂哲宗及太皇太后也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

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若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如東海殺一孝婦三年大旱之類）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為災沴理在不疑自　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脩而政未脩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諸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然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事見上注）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事見

既就擒未幾復入北與戍四寨巡檢經略劉昌祚稱加
鎮戍軍叛部諫臚總軍馬乙万余人知諫拉不敢戰賊
上兵望見賊处户舍擲貨號哭請戰知諫以此罪人
劍加之不得出勞留乃山女三川不救而人
也亦增秩賜金紫罰始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
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
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体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
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郡有守城之功乞以功
過兩除燮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造謀
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
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
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
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杲
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

皆婦女無辜剖割形體以為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辯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頑為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若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頽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為仁乎大抵為国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黄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 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呉 先帝聖神

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使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自真宗天禧以來河水累決熙寧中決於曹村既力塞之元豐中復決小吳　神宗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由界河入海歲十年矣至元祐間提舉河事李偉乞閉北流使東行且言若河尾直經北界則中國全失險阻太師文彥博左僕射呂大防皆主其說而知樞密院安燾力贊之於是水官王孝先亦建回河之議紛紜而起詔令吏部侍郎范百祿等相視皆不以爲然乃乞正王孝先之罪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付與都水監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之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

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幹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吴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發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洶湧方牒北外都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實駭

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一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横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 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歐陽脩河利害二狀載六一集大略謂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不可輕易興役勞民動衆也）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輙繕寫進呈自 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間論事殆

無歷日今自垂簾已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茍為身謀謹備録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取進止此奏既上宰相大不悅

乞賜度牒脩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脩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此堂在郡治至和三年太守孫沔建梅摯作有美堂此堂在郡城

山嘉祐二年龍學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詩寵行摯
乃取詩之首章以名有美堂歐陽脩作記蔡襄書碑至
今公庫猶以中和有美名酒蔡襄作清暑堂之類此堂治平三年太守蔡襄建在州治
之左襄撰記及書刻石堂上並見臨安志皆務創新不肯脩舊其餘率皆因
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脩造自
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制鞠為
朽壞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
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
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拄每
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
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
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
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

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無不狼顧且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脩葺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捌規摹高大無由裁撙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折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䘏遠方必不忍使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頹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即脩葺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

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
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脩葺臣伏欺罔之罪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
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
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
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
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
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
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
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
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

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饋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固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貲而給之无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咸通乃懿宗年號有司即杜侍御吳堯卿輩未幾僖宗立逢歲洊饑濮賊王仙芝叛曹州人黃巢世鬻鹽遂舉兵以應之興師連年大亂天下事見通鑑并黃巢傳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踈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

貫也而吴充御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張公方平

嘗非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爾兵特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錢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邪者以蹤導京東横水始轂用汴夫其浚以吏者爭以說搖貴役為功兩日以涇塞今卿而塹河非　祖宗之舊撓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書漏盡十刻侍衛皆政脩　仁宗太息稍甚鄧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次所啓術行

事見彙說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　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　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

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
三十隻船一時皆通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
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折文破敕苟以
隨船為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
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
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
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万石
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
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
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
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
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

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船版動使靜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万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万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体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熙寧三年八月癸未給公吏人重祿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揣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

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其
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斗面決難了
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
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
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
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
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
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
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
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
候顯有遲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
以隨船爲名違條勸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

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勸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弊施行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掊斂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饋運所係國計至大故　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元字子春宣城人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嘗歎曰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不撓不勞而用以足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

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創法此事最爲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栰到岸檢納税錢如有違限如限内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税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綱及糧綱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鏁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税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税錢即無不

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兌

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太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盜賊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爲家既免拆賣又常修整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撿專欄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訴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效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　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

綠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貴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行少有違失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是也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公舊注云元祐七年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自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 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

齋自導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揚雄傳云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雄從上甘泉還奏賦以風其中云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無眺其清矑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注云清矑目童子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閒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

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 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内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管當人施行取進止李方叔師友談紀云東坡不惟文章可以蓋代而風節禀剛過人遠甚元祐七年 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 上內大廟宿齋行礼畢將至青城儀衛甚肅王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星門外忽有赭傘覆犢車并青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於乾前曰兩來誰何敢亦亂行曰 皇后并 上乳毋共國大夫人大長公主公曰可以狀史比至青城論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哉曰中丞職當整肅不可不聞李以 中宮不較言公曰其自奏之即於青城上疏大 上欣然開納蕭附明日法駕回 中宮當迎於朱省門下是時因疏明日 中宮亦不接出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六